

民初·北洋 **十大元帅** 真传丛书

郭剑林◎著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汉族，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1896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錕手下的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曹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1919年3月冯国璋病死，曹錕、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6年吴佩孚患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贤二谋杀吴佩孚，吴在牙医的刀下当场身亡，时年32岁。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中

吴佩孚真传



辽海出版社

◇民初·北洋十大将帅真传丛书◇

徐 彻 ◎主编

吴佩孚真传

郭剑林 著

中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	蓬莱传奇	1
二	梦兆之说	7
三	寒门秀才	13
四	祸兮福兮	20
五	“倭人侦探”	27
六	驻节东北	33
七	辛亥风云	39
八	入湘进川	46
九	抓枪杆子	53
十	讨伐复辟	60
十 一	“平南”将军	66
十 二	罢战主和	71
十 三	风云学潮	77
十 四	像革命者	84
十 五	公允评价	91
十 六	南北议和	98



十 七	撤防北归	104
十 八	调人奉张	110
十 九	“电报大战”	116
二 十	兵力部署	123
二十一	大战始末	128
二十二	胜负原因	134
二十三	惩办祸首	141
二十四	“赤化”分子	148
二十五	国民大会	155
二十六	援鄂战争	161
二十七	庐山会议	167
二十八	直奉冲突	174
二十九	梁阁风波	179
三 十	厉兵秣马	185
三十一	直胜原因	191
三十二	法统重光	198
三十三	废督裁兵	204
三十四	武力统一	211
三十五	洛阳虎视	217
三十六	幕府人物	224
三十七	治军特色	231
三十八	武人干政	238
三十九	不卑不亢	245



四 十	曹吴失欢	252
四十一	罗案内幕	259
四十二	贿选生变	267
四十三	“二·七”惨案	274
四十四	奉张战备	282
四十五	“三角联盟”	288
四十六	福建问题	294
四十七	江浙战争	299
四十八	吴张再战	305
四十九	倒戈将军	310
五 十	直败原因	317
五十一	东山再起	324
五十二	联张讨冯	331
五十三	南口之役	337
五十四	顿失两湖	343
五十五	入蜀悲歌	351
五十六	志在抗日	358
五十七	斗敌折奸	365
五十八	“答记者问”	371
五十九	斥汪下贱	378
六 十	“名垂青史”	385
六十一	人生哲学	394
六十二	道德品格	401



六十三	盖棺论定	408
附录一	吴佩孚生平大事年表	415
附录二	吴佩孚后代概况	450
附录三	吴佩孚后代略表	454
后 记		455





二十三 惩办祸首

1920年7月23日，倒皖急先锋吴佩孚以战胜者姿态要求严惩安福祸首。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国会停开；安福祸首王揖唐及该系议员追缴证书，永褫公权。

第二天，大总统徐世昌只准李、朱、曾三总长免职。以初步满足吴佩孚要求的一小部分。

26日，张作霖应召抵津。下车即发表来参加善后会议“仅与曹锟商榷国事，处理善后一切问题，而吴佩孚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对吴氏极轻视、不友好。吴张即直奉矛盾顿时显露出来。

次日，吴佩孚回击，他也并不把张放在眼里，进一步提出惩办祸首14人名单。首犯即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輿二人。吴认为此二人在段内阁时从事外交，“举借日款179,860,000元”；出卖我山东主权；为皖系支付了数



量高达“800万元的军费”。是当然的惩办祸首，决不能让他们逃之夭夭。但府方以“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与的确据”被划去。

“八省联盟”直系的中坚苏督李纯完全赞成吴佩孚所请惩办安福党魁王揖唐；鄂督王占元要求把吴光新列入祸首名单。府方以此二人均不在京、未直接参加战事为由，“拟另案处理”。

29日，徐世昌下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十人。

吴佩孚令卫戍司令将此十人所有之一切动产、不动产，及各银行、银号所入股份、存款并各该犯寓所家具物件，既自行开设生意等项，亟应详查，以凭查核，分别具清册。而查核结果，据当时估计：

首犯徐树铮动产100余万，不动产30余万；

曾毓隽动产300余万，不动产30万；

丁士源动产150余万，不动产80余万；

朱深动产500余万，不动产无；

李思浩动产800余万，不动产200余万；

吴炳湘动产200余万，不动产400余万。

所谓动产，是指现钞而言；所谓不动产，是指股票、房产而言。这些数字，是否确实或曾否概与没收？目前尚缺乏材料证实。



8月初，吴佩孚为了把“逆党永绝根株”，使中国“百僚守度”，再次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说：

“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如借外力以压迫国民，卖国产以图饱私囊；任用私人以把持要津；图逞党势，假名练军，其余尚难细述。全国人民，恨之入骨。今幸天诱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且祸首等之私产，尤应切实调查确数，概予查追。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①

徐世昌批复是“概不株连”，“概予免究”八个字。

关于吴佩孚要求“把头号战犯段祺瑞送往汤山监视，以明战事责任”一节，徐再从中说情，什么“段有三造共和之功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之劳”，“既有殊勋于民国，朝野属望綦殷”，就更不能问罪了。徐氏声明：“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担保。”

张作霖、靳云鹏支持徐世昌保护老段的态度。但吴佩孚穷追不放，进一步提示缉捕办法：（1）现与外人方面严重交涉（祸首大都逃入日使馆），请各国设法代缉引渡；（2）从严责成军警并给限期；（3）监视各祸首家

① 上海《申报》1920年8月6日。



属，俟就获后，决不株连其亲属。

徐世昌被逼于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7日下令褫夺曲同丰等官职，交陆军部严惩；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于此次徐树铮等称兵近畿，甘心助乱，以致士卒伤亡，生灵涂炭，均属罪有应得。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张树元著即褫夺军官军职，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惩办，以伸军纪。

吴佩孚又开列第二批13名祸首名单。但府院讨论，认为除十人外，概不株连，并劝吴氏“须以宽大为是”。

然而，吴氏以战胜者之余威，仍坚持包办战后善后事宜，密令警署“密派队员，一律严密查拿，先将各犯家宅，一一查封，派兵监视，而于东交民巷界线，尤层层布置，星罗棋布，务期必获。但因日使馆保护祸首，终无从缉获。

8月6日，吴佩孚以安福为非作歹，决不能只缉拿十人了事，再提出“铲除祸根为解决时局第一要义主张，并再开列第三批30余人祸首名单，务期“一网打尽”。但这与徐世昌、张作霖态度相左，不能实行。

惩办祸首问题，只有吴佩孚一人积极坚持；加上日本的庇护与捣乱，造成大部祸首“通而不缉”，一纸官文下达，安福祸首逍遥法外。他们躲进日使馆兵营被保护下来。



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应吴佩孚的强烈要求，照会北京外国使团，请其不要收容被中国政府明令通缉的安福祸首，并转达本国政府将徐树铮等十名罪犯切实查缉引渡，以使归案讯办。

英、美、法三国同意吴佩孚引渡祸首办法，认为安福党纯属非政治犯性质，北京政府有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之权，并通告外交使团，使署界内不得为犯罪者逋逃薮。但日本公使小幡联合意大利公使坚决抵制。于是英、美、法三国公使单独通告本国侨民、商人及使馆人员拒不收容安福要员。吴氏对此表示赞许；对日、意则提出强烈抗议。

日使小幡奉本国政府训令，复照中国政府声称：“徐树铮等九人，各自来本公使馆，以求一身之保护，本公使顾及国际之道义及中国之事例，认为不得已而对于以上各人决定加以相当之保护，收容公使馆卫队营内。本馆严重告诫，在收容所内不得干预一切政治，且全然断绝与外部之交通。深信贵国政府谅解本使馆之措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

以上照会完全违犯国际法，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无比强烈的义愤，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提出严重抗议指出：

“日使小幡，强词夺理，中外共愤。”

“日使馆必须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



于我国，以全两国邦交，以¹救我五亿国民之忿。”^①

吴佩孚急电北洋政府外交部再与日使严重交涉，坚决驳回其照会，立即引渡祸首归案，绝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否则，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但是，弱国无外交，日本公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于11月14日，将徐树铮化装送至天津、再送至上海公共租界藏匿。第二天，日使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说什么：“该氏至十一月十四日晚，尚在该兵营中，而十五日之朝即不见该氏之形迹”。

17日，徐树铮由上海逃至香港，东渡日本。22日，中国外交部向日使提四项要求：（1）日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2）惩办日使馆卫兵；（3）徐树铮以后如有损害中国之举动，日应负全责；（4）交出其余祸首八名。

日政府漠视中国政府的照会。吴佩孚终未弋获祸首。于是令北京卫戍司令部悬赏缉捕祸首：

“计拿获赏格，徐树铮三万元，曾毓隽二万元，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各一万元；王揖唐、方枢、光云锦、康士锋、郑万瞻、臧荫松、张宣各三千元；商民人等通风报信或军警机关购线

^① 《晨报》1920年8月27日。



探明因而拿获者，每各赏洋伍百元。”^①

然而，重赏之下，却无勇夫！谁能进入日使馆兵营捕人？除方枢、光云锦、臧荫松三人在使馆外被捕外，余皆逍遥法外。

吴佩孚对善后问题惩办祸首结果及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等重大问题，多与在京各要人意见相左，不能在京久驻，即匆匆离京赴洛，专事练兵，发展直系，为第一次直奉大战作好准备。



^① 沈云龙著：《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社印行，第598页。



二十四 “赤化”分子

1919年3月，列宁发起创建了共产国际。他注意到：“中国发生了几十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而当权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运动的拿枪的实力派是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其人。他几乎每天都发表通电斥责亲日派安福系、交通系和皖系及其控制下的北洋政府。而正是这个政府仇视苏俄悍然下令封锁了中俄交通，断绝了两国邦交。

7月25日，苏俄外交部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力，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放弃庚子赔款。”等等^①。

^①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1919—19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9页。



次年3月，北洋政府收到了抄本“宣言”，但不予答复，毫无反应。

主要原因是：当时历史上已割让给沙俄的中国大片领土，大部操于谢米诺夫白匪和日本人之手。“宣言”的实际要旨是在策略上要北洋政府采取反日、反白匪的立场，而段祺瑞却力保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但是，1919—1920年间，远东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大变化。高尔察克政府垮台，白匪军队溃败。与此同时，日美矛盾加剧，美国酝酿着从远东撤兵。这些有利于打开中俄交通。

苏俄外交代表威廉斯基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访华。吴佩孚正试图采取“联赤”政策，一方面取得满蒙和新疆的安定局面；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对抗日本及击败日本支持的张作霖。

正是在吴佩孚有力地施加影响下北洋政府外交部于8月3日核定发给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优林使团一行六人的护照。

优林来华后积极接近吴佩孚并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中国的民主运动”。他们不以北洋政府，而以吴佩孚为谈判对手；同时利用南方的陈炯明与吴遥相呼应，以求中苏建立外交关系，稳定远东局势，摆脱外国武装干涉的困境。

苏俄理论家威廉斯基认为：直皖战后，“估计北京



(即吴佩孚)会出现亲俄倾向。但令人灰心的是另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亲信张作霖而不是吴佩孚在混乱中取得了最高位置。”他看到,“吴佩孚很欣赏苏俄红军”,而吴氏的计划也是要按照“集中原则统一中国并同意实行中德俄联盟”^①。

10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访问洛阳,与吴佩孚的高级幕僚白坚武“讨论了中国的政局,介绍了苏俄的情况”。

马林回忆说:“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南方是陈炯明而不是孙中山”。

共产国际、苏俄是根据形势决定联吴方针的。创建初期的共产党人受其影响,基本上奉行此方针。李大钊通过其政法学堂的同窗——白坚武——吴佩孚贴身高级幕僚而促吴“赤化”。据《白坚武日记》载,1920年以来,李大钊、白坚武与吴佩孚三人函电、信使来往和互相走访接触相当频仍。白不断向李“畅叙吴子玉近日内情”,又向吴进献“聘李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之策”。经过多次会议、会谈,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1921年7月中旬,苏俄红军完全占领了库伦。

^①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概论》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吴佩孚通电指责苏俄“侵蒙”并以此为“承认”俄远东政府之谬。吴与苏俄的关系几至破裂，优林使团于8月间悄然回国。

1922年5月，吴佩孚获得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北方即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新格局。因此，共产国际、苏俄及中国共产党联合吴佩孚的工作再度加紧进行。李大钊在国际上的支持下向吴佩孚正式提出了“保护劳工”的“赤化”建议。吴氏欣然采纳，并成为他四大主张之一（国民大会、恢复法统、主权独立）。这就是吴佩孚公开通电宣布：“保护劳工”、“劳动立法”、“劳工神圣”的“赤化”宣言的由来。

一时间，共产国际、苏俄的报纸、杂志、电台、新闻以大量的篇幅撰文报道称颂吴佩孚是“中国最好的军阀”，“不仅是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的象征”；吴佩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超阶级的代言人”；“他已在中国许多事变中悬挂他自己的旗帜，十分明白地，在这旗帜下，新的中国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维埃俄罗斯的方向”；他主张“恢复法统”，“支持国家的重建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吴佩孚几成为“赤化分子”了。

5月22日，李大钊介绍苏俄霍德罗夫赴洛阳与吴佩孚、白坚武进一步地“作主义上的深谈”。白、吴向来访者所谈新观点“分为三段”：“一、新主义之结合；二、

